中国人的初冬

总少不了一树银杏

扫码欣赏
济宁太白湖
初冬景色
（李姣 摄）

每年立冬前后，正是观赏银杏的最佳时节。银杏的黄，明亮却不喧嚷，盛大却又安静。中国人的初冬，总少不了一树银杏。

我们看的仿佛是一场初冬的景致，其实也是在看时间：看它怎样从远古走来，怎样被种进庭院、写进诗文，又怎样在一年年的叶黄叶落里，成为中国人秋末初冬的共同记忆。

它是植物界的“活化石”

银杏的历史，远比人类的历史更加悠长。

在城市、诗词和宫殿出现以前，它就已经在地球上生长。**银杏是单科、单属、单种的植物，也是在第四纪冰川里于中国山地幸存下来的孑遗植物，被称为植物界的“活化石”。**

它见过山川变迁、物种兴替，最后在中国的山地里留下血脉：今天野生状态的银杏，只在浙江天目山、渝黔、两广少数山地还有零星分布；而它又在人的陪伴下，重新走向庭院、村落与远方。

原来还有这么多名字

银杏的名字，也并非一开始就这样风雅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写道：**“原生江南，叶似鸭掌，因名鸭脚。宋初始入贡，改呼银杏，因其形似小杏而核色白也。今名白果。”**

从“鸭脚”到“银杏”，仿佛也是一棵树从山林走向人间的过程。千百年后，我们仍在初冬念着同一个名字，仍为同一片扇形的金黄叶子驻足。

银杏还有一个名字，叫“公孙树”。明代《汝南圃史》中有“言公种而孙始得食”的说法：树长得慢，祖父种下，也许要到孙辈才能充分享用它的浓荫与果实。

这个名字里，藏着中国人朴素的时间观：一棵树，就这样把几代人的一生轻轻连在一起。

银杏入诗，也有自己的清气。南宋葛绍体在《晨兴书所见》里写：“满地翻黄银杏叶，忽惊天地告成功。”

天地并没有宣告什么，只是银杏黄了，叶子落了，人才忽然察觉：原来一年又走到深处，草木已经完成了一岁的功课。

到了现代，1942年，郭沫若在散文《银杏》里称它为“东方的圣者”“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”。

一座纪念塔，通常纪念已经过去的事；而银杏纪念时间的方式，却是继续生长。

它让我们相信，长久并不等于停滞，古老也可以一再更新。

（来源：央视一套）



没有微信消息轰炸，也没有连环电话，古时候想约好友见一面，分寸很难拿捏。直白喊人来，怕给对方添负担；一遍遍催，又显得不风雅。诗人们便想了个温柔的办法：写一首诗，或写一纸短帖，当作邀约。字句里藏着小心思：我很想见你，但来不来，你说了算。

古代版『私信』都写了啥？

白居易可谓是邀约高手。一个冬天，新酿的酒等人共饮，小火炉烧得正旺，天色沉下来，眼看一场雪就要落下。他没急着遣人去催，也不写“速来共饮”，只淡淡问一句：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短短十个字，画面、心意、试探都在里头。他心里未必不忐忑：怕风雪路滑，怕友人琐事缠身，怕对方没有赴约的兴致。

白居易把期待写得很温和。简单家常的邀请，你有空，就踏雪而来，围炉闲谈；若是不便，也无妨。这一句问候本身，已是寒夜里妥帖的惦念。

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
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
——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

汪伦的邀约，则藏着一点可爱的心思。他慕李白之名，写信说此地有十里桃花、万家酒店，引得李白欣然赴约。等诗仙到了才明白，原来是巧喻。李白感念这份赤诚，于是有了耳熟能详的临别赠诗：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

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
——李白《赠汪伦》

杜甫《客至》写的正是这份客至后的欢喜：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相邀后客人已经到了，杜甫高兴之余记下此事。酒香菜简，满心欢喜；先前那些“怕你不来”的忐忑，到这一刻都化成扫径开门的郑重。你若肯来，我便好好相待。你要是想再热闹一点，我就隔着篱笆喊邻居过来一同畅快。

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。
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
盘飧市远无兼味，樽酒家贫只旧醅。
肯与邻翁相对饮，隔篱呼取尽馀杯。
——杜甫《客至》

（来源：光明日报）